

大山深处，我一路走来

◎岑国义

楔子

盐池县麻黄山乡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一个偏僻的大山深处，“鸡鸣一声，三省相闻”。

岁月在风雨中流逝，倏忽五十年。以前麻黄山像个病入膏肓的老者，苟延残喘地蜷缩在大山深处，灰头土脸、面无生机。经历五十年风雨历程，“不向繁华求怜悯，但凭实干绣山川”，如今麻黄山像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。

漫步在麻黄山的山间旷野，到处是柏油路，不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，只有各种机械在田间奔忙。农家院里拆了土坯房，盖起新瓦房。进到屋里，一应电器俱全，全部是现代化。放眼四望，绿了山头、靓了村庄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景象……

“孤灯寒夜雨”，灯火处处明

1995年元旦，我家所有窑洞全拉上电灯泡，干山枯岭通上电了，黑了几千年的大山，终于嗅到现代化气息。第一次通电，整个大山都亮了。也就是说，1995年元旦是个节点，以前山里黑乎乎的，现在山里的沟沟坎坎都被照得亮堂。

印象中家里有两个“灯柱”，是我爷爷手里的，可追溯到解放前。多年后才知道所谓的“灯柱”其实名叫“灯盏”。我家灯盏下面是直径十厘米的底座，中间是拇指粗八九寸高的圆柱，圆柱顶是个直径二寸，深一寸多的凹窝。

解放前照明点清油，把亚麻油倒凹窝里，用棉花搓根捻子，一头放油里，一头搭凹窝边沿，点着就可以照明。解放后点煤油，用个带铁盖的瓶子做个煤油灯放进灯盏的凹窝里，一则不害怕打翻，再则灯高自亮。

1995年山里通电后，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。老妈高兴地说：“电灯不电灯不是个啥，我只想要个烧火的。”从此我家祖辈辈用的烧火风箱就成摆设了。十年前，我在县城买了楼房，电表是插卡的，一次买二三百元的电，够用一两年。近两年网上缴费普及了，女儿在手机上捣鼓一阵，就把水费、电费、天然气费都缴了。

2014年实施精准扶贫后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使山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。家家都是砖瓦房，屋里全部电气化，电磁炉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烤箱一应俱全。

以前的麻黄山与城里比，简直天地之差、天壤之别，现在城里有的山村也有。麻黄山从不通电到通电，走了几千年，走了无数代人，走得何其艰辛。而从生活富裕走向生活幸福，竟然只用了几年。精准扶贫这几年，乡村就赶上城市的步伐了。

“庶往共饥渴”，挑肥又拣瘦

小时候做一顿饭最少得两个人，一个人使劲“咣当咣当”拉风箱，一个人锅台上忙活，或炒菜或剁面。如人手不多，女主人要一边烧火一边做饭。揉面时火不旺，就抓把羊粪扔进灶膛，手在围裙上抹两把继续揉面。吃饭时有滋有味的，再说肚子叽里咕噜乱叫，填饱肚子要紧。有时快吃完一翻碗底，一个羊粪蛋在里面。别人不可思议，但细细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用炭火做，羊粪蛋跑到锅里。用天然气、电磁炉做，更不会到锅里。关键当时都用羊粪烧火，羊粪蛋锅里也就防不胜防了。

我十岁前从没想着吃好，只盼着吃饱，不管啥填饱肚子算数。我八九岁时，有一次和婶子去表姐家，正赶中午饭点上，走了几个小时的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。表姐家两个人，我们去时荞剁面刚下锅，表姐看我俩去了，抓起马勺舀一马勺水倒进锅里，过几分钟锅滚了，饭就端上来了。虽是一满碗，但一筷子挑不起几根面条，唏哩呼噜两碗下肚子，还想吃锅却见底了，回家时走一路饿一路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每月补助30斤米面，这是最引以为豪的，因为当时白米是缺货。几年后，市场放开

了，粮库和市场一个价，大家都能吃上白米了。

刚教书时，有些老师爱喝个小酒，喝完AA制。农民眼热，不断赞叹：“人家到底是挣工资的。”当年有工作和没工作差别很大，挣工资有几十块钱，农民家里粮多，但换不成票子，也有羊，但没人买。2000年后，农民有大把的钱，想吃啥就吃啥，每到时令节气杀一个整羊，把人馋的。职工周末还爱喝个小酒，还是AA制，而农民忙时各自忙，刮风下雨下雪就杀个羊“过天阴”，今天你家坐庄，明天他家坐庄，天天像过年。

“稳暖旧衣裳”，身穿绫罗缎

小时候听过一件真事，当时我十岁左右。有个小伙子去女方家相亲，衣服是借的。过段时间姑娘来看家道，小伙子又把衣服借来应付。谁想衣服主人对象没打招呼也来看家道，主人穿得烂，进不了门，打发弟弟去找自己的新衣服。弟弟到借衣服人家，都在吃饭，小伙子穿着新衣服跑前跑后。弟弟不谙人事，当着姑娘一家说：“我嫂子也来看家道，我哥让来拿我家新衣服。”场面一下尴尬了，大人赶紧说：“你先回去，随后把衣服送回去。”不料小孩站在原地说：“我哥还在草窑里，衣服拿回去才能进屋。你把衣服不拿来，我就走。”被逼无奈，小伙子把衣服脱下来让拿走了。好在姑娘家也理解，当时都穷。

我是家里老人，吃东西沾光，有好吃的，父母先紧“老疙瘩”儿子。但穿衣服上，有新衣服大哥穿了二哥穿，二哥穿过轮到我，到我时已经补丁摞补丁，甚至有时还没轮到我，已经不能补了。

得穿，只有谁家过红白事才穿一下，跟完事赶紧收箱子。因此当时都把新衣服叫“跟事的衣服”，和谁说起“跟事的衣服”，那一定是能拿出手的衣服，也是最好的衣服。每家有好几个人，新衣服不可能人人有，最多一件，谁出门谁穿。

“跟事的衣服”可有可无，跟事时没新衣服，可以借。结婚衣服必不可少，有些家里实在穷，结婚衣服也借，做完婚赶紧还给人家。至于嫁对象衣服，有固然好，但大多数没有，也只能借。谁家有件新衣服，附近人外出逛事，出去相亲都借，毕竟有钱人并不多。

我是家里老人，吃东西沾光，有好吃的，父母先紧“老疙瘩”儿子。但穿衣服上，有新衣服大哥穿了二哥穿，二哥穿过轮到我，到我时已经补丁摞补丁，甚至有时还没轮到我，已经不能补了。

以前做新衣服，先看谁出门，让扯回一截布，然后找裁缝剪，裁缝家有缝纫机，就顺带做了。裁缝家没缝纫机，再看谁家有缝纫机做。做一件衣服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上世纪80年代后才有卖衣服的，娶媳妇嫁丫头才不用发愁。

以后穿衣服不光要质量，还要样式，绫罗绸缎应有尽有。以前乡村和县城相差一段距离，县城和省城相差一段距离，省城和京城又相差一段距离。现在京城有的省城有，省城有的县城有，县城有的乡村有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极爱和人开玩笑。当年人都想穿结实的料子衣服，但一则太贵，再则买不到，只能一直穿棉布。现在一直穿料子，穿烦了，就想穿棉布。但棉的一则买不上，再则买也不是纯棉的，这不知道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

“屋上无片瓦”，新居有春秋

窑洞被称为“冬暖夏凉的神仙洞”。冬天只煨个热炕，里面热乎乎的。低矮的窑洞，破败不堪，被烟熏火燎的，墙上到处吊着黑长的尘灰絮。有些窑洞看起来年代久远，既苍凉又原始，还带点鬼斧神工的感觉。每个窑洞顶都有个透气天窗，常出烟雾，像乌鸦洞一样。不论哪家窑里，前面都是炕，后面都是锅台，炕与锅台间用一个尺多高的炕墙隔着。吃饭睡觉一个屋里，如果来尊贵客人，进门先上炕。主人热情地让你“坐下坐下”，那只能坐炕沿上。最高规格的招呼就是鞋脱了坐炕上，背靠炕底擦的被子上。

山里人不爱坐，只爱蹲。把蹲不叫蹲，叫圪蹴。遇到难心事，就双手抱头，圪蹴在墙根下，圪蹴在门槛上，一圪蹴几个小时。饭做好后，锅上炕人上炕，一家人圪蹴在一起。最多一个炕桌，这就是所谓的家具了。

农民打窑方便，不用花钱，只出蛮力就行了。虽说窑洞省钱，但要土好，土不好易塌方。凡是住窑的，不塌方是不可能的。窑洞塌方经常听到，我遇到过几次，只是没伤人。不是不想盖房，而是盖房成本太大，有的地方连砖都拉不进去。参加工作后，在乡上教书，住的砖瓦



风景如画



麻黄山风光



荞麦花开

“且喜赋敛毕”，幸闻有补贴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只有十来岁，天不亮乡干部要到农户家收税。农户住得分散，土地不在一起，早早把大人等上，是为了不用三趟五趟地跑。当时收税种类单一，农业税按土地亩数收，村上乡上都有数据。牧业税按羊牲口只数收，主要在羊只数上闹矛盾，要到羊圈门口数。包产到户后，自己有了土地，农民把土地当命。乡干部来收税，只收很少一部分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哪能不意愿缴税？当时收税，数额并不大。再说，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，谁也不认为不应该缴。所以，农民对各种税收，都缴得愿意，缴得高兴。只要乡上来收，从不说二话。

人类进入新千年，山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，一股徐徐春风吹遍大山深处。2004年，党中央以“一号文件”形式，宣布用五年逐步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，取消农业税的目的，就是为增加农民收入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。

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，大病小病全报销

1986年我念初二，放暑假后天天放牲口，有一天玩耍时不慎从十几米深的沟里滚下去。沟深坡陡，全村人出动，才把我抬上来，先到距离最近的大水坑镇医院，大夫说治不了，又转到银川解放军第五医院。右胳膊腕、左大腿骨折，治了40多天才出院。回家后炕上躺三个月，拄着拐子行走，过半年扔开拐子蹒跚走路，第二年正月开学又去复读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住院一共花了2750元，这是发票上的数字，还不包括平时零花，这在1986年不是个小数字。当时一个绵羊十几块，一个山羊十块，一头驴一百多元，上好的骡子才三四百元。

发票2000年前后我还见过，这几个数字看得特扎眼，看一次揪心一次。1986年，当时农村娶个媳妇最多1000元。2750元一家人不吃不喝需三四年收入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民普遍皮实，头疼脑热扛过去了，实在扛不过去，先到村卫生室买点药，花块儿八毛的。还不见好转，再套驴车到乡卫生院，大夫说“不要紧”，于是满心欢喜，花三两元买药回家。如果大夫神色凝重地说：“还是到大医院看看。”大夫刚说完，病人就不对

劲了。女人想法复杂，回家先把大人小孩衣服洗了，再把所有棉衣棉裤被子褥子拆洗了，衣服有破的都缝补好，似乎看出外看病再也回不来，比荆刺秦王还要悲壮，还要凄凉。县城有亲戚的走县医院，有些直接走银川，各种检查化验后并无大碍，吃几片药就行了，万事大吉，虚惊一场。

当年得场大病，花一千两千，不管以前家境如何，最后肯定都吃不消。2000年后，农民有钱了，鼓励农民缴医疗保险，这样大病小病、住院都报销，并且报销幅度逐年增加，再也不怕“一病回到解放前”了。近几年，实施精准扶贫政策，农民除了按自己实际缴纳医保外，还有家庭综合意外保险、大病补充保险等。

去年母亲腰椎骨折，银川做手术花三万多元，就地医院报销，回盐池又大病补充报销，最后自付七千多元。还有一个亲戚，是建档立卡户，在银川做手术花了十多万元，出院直接报销，回盐池大病补充保险报销、民政救助报销、乡政府救助，最后自付两千多。这要放二十年前只能“重病等着见阎王”了，而现在竟轻松一点负担都没有。

“人绝音书断”，手机喊响天

我们那腊月杀猪有叫人吃饭的习惯。中午一过，肉还在案上，小孩挨家叫人，转一圈回来，饭好了，村里人都来了。距离近可以亲自跑，就像生产队开会，过红白事叫帮忙的，都要一家一家请。距离稍远些就只能“喊话”，两个村子，中间有道深沟，直线距离两三里，若走过去得好长时间。那就去放羊，把手握成喇叭状，先“欢欢”几声，再扬把土。对面听到了，手里拿的东西挥几下，“唉唉”回应，接着又喊道：“给长喜说哈，他舅舅生病，好几天不吃不喝了。”长喜得了信息已经是两天后了，等赶到舅舅家时，舅舅刚咽气。

不在一个村子住，距离更远些，只能“捎话”。娶媳妇日子定了，赶紧通知亲戚。村子来一个妹夫的，让捎话给妹夫，“腊月二十锁锁娶媳妇，早点来帮忙”。邻村又见姨兄一个村的，赶紧捎话给姨兄：“腊月二十锁锁娶媳妇，早几天来。”

带东西带少、带话带多，捎话也经几传手，难免偏离原话。经历过许多捎错时间的，前几天后几天常出错。来早了，就留下事过了再回，有时来迟了事过了，吃顿饭临走撂一句“我这就把席吃了”，把礼补上回家。

尾声

我经历的几十年，亲眼看到麻黄山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，这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帮扶，得益于麻黄山人自强不息的拼搏，才换来麻黄山今天的美好前景。

捎话给刘十九：“你老丈人完了。”结果给本村邱世岐。邱世岐丈人常年有病，邱世岐媳妇赶紧蒸祭馍，连夜到娘家，还老远就大放悲声哭，怎么进院子冷冷清清的，进到屋里，老爹两眼直勾勾盯着问：“女子，这是咋了？”邱世岐媳妇破涕为笑说：“人带信说你完了，害得我急忙忙蒸祭馍，这一来才知道，这是给你加阳寿呢。”

麻黄山2005年手机有信号，但不稳定，附近最高山梁上信号最好，所以打一次电话上一次山。我们偶尔回家，每次回去，老爹老妈会告诉我们“窗根底有信号”“对面山坳上有信号”。又过一两年，手机信号全覆盖，城里和乡村一样。走在乡村路上，不时有青年插着耳机听歌子，男主人躺炕上玩微信，女主人用手机追剧。

麻黄山的荞面最好吃，比别的地方筋道；大接杏也有味，盐池滩羊更是火，麻黄山的盐池滩羊最正宗。有些人宁肯多花钱，也想吃麻黄山的羊肉。以前要千方百计托人买麻黄山羊肉，现在麻黄山人抓住商机，做起微商，想吃麻黄山羊肉，想吃麻黄山荞面，想吃麻黄山大接杏，只手机上下单就万事大吉了。